

鲍尔吉·原野 著

# 我们为什么 热爱自己的故乡



远方出版社

我们为什么

热爱自己的故乡

鲍尔吉·原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为什么热爱自己的故乡 / 鲍尔吉·原野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 - 7 - 5555 - 1150 - 2

I. ①我… II. ①鲍…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8838 号

## 我们为什么热爱自己的故乡

WOMEN WEISHENME REAI ZIJI DE GUXIANG

---

作 者 鲍尔吉·原野  
出 版 人 苏那嘎  
责任编辑 于丽慧 张利君  
责任校对 心 妍  
封面设计 仙 境  
版式设计 赵艳霞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 2236470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45mm × 210mm 1/32  
字 数 260 千  
印 张 11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555 - 1150 - 2  
定 价 4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 辑 一

### 沃森花草原记事

火的弟弟 / 002

流水似的走马 / 033

我认识的猎人日薄西山 / 039

## 辑 二

### 伊胡塔的候车室

胡四台的道路泥土芳香 / 068

被遗忘的墙 / 074

继 母 / 076

满特嘎 / 080

萨如拉 / 084

照 相 / 086

分衣记 / 088

歌 唱 / 092

买 卖 / 095

阳光碎片 / 097

伊胡塔的候车室 / 101

送行的队伍 / 103

火 车 / 105

狗的时间观念 / 108

电梯记 / 112

### 辑 三

#### 一辈子生活在白云底下

索布日嘎之夜：我听到了谁的歌声？ / 116

运草的马车 / 123

一辈子生活在白云底下 / 126

寻人记 / 129

燃灯人 / 133

土离我们还有多远？ / 135

清洁的蒙古人 / 141

铁 匠 / 143

头 发 / 145

班迪的雪人 / 148

你到过月亮吗？ / 151

手如树根 / 154

水的身影 / 156

水啊，水 / 159

肖 邦 / 163

岩 画 / 167

银 匠 / 173

银器的笑容 / 179  
羊倌扎木苏和烙饼的本命年生日 / 181  
油 灯 / 188  
草木不会白白长在这里 / 190  
白桦树上的诗篇 / 193  
李虎的故事 / 196  
落叶吹进门口的鞋子 / 203  
婚礼记 / 206  
三姐妹 / 210  
水碗倒映整个天空 / 217  
蔚蓝色的鸡年 / 220  
转经筒边土 / 224

## 辑 四

### 从我的梦中打马走过

吉祥蒙古 / 228  
静默草原 / 235  
精神边疆 / 237  
长城之外的草香 / 242  
从我的梦中打马走过 / 252  
蒙古男人 / 255  
蒙古男女 / 259  
我们为什么热爱自己的故乡 / 263

## 辑 五

### 诺恩吉雅

- 蒙古民歌九首 / 266  
长调：蒙古民族灵魂的倾诉 / 288  
松脂香 / 294  
波茹莱 / 298  
绵羊似的走马 / 300  
骑马听歌 / 302  
雨顺瓦流 / 306  
伊金霍洛那边 / 308  
云 良 / 314  
银老师 / 317  
唱歌就是歌唱 / 323  
腾格尔歌曲写意 / 326

## 后 记

### 蒙古高原礼赞

- 河水流进骏马的血管 / 330  
群山注视着草原 / 332  
草原是蒙古人的家园 / 334  
民歌的节奏在母亲面前慢下来 / 336  
云影缓缓覆盖河流 / 338  
神灵坐在敖包的正位 / 340  
马把蒙古人变成雄鹰 / 342  
长生天安详 / 344

辑一

沃森花草原记事



## 火的弟弟

我们坐在马倌班波若的房子里喝酒。这座房子的客厅大，朝南的玻璃窗有六扇，主人可以用广角的视野看到窗外的草原。草原南方尽头是悄无声息的山峦，像一堆马鞍子堆在天的尽头。主人班波若说他就这么看过去，看到自己老死那天，这里面包含着多大的福气啊。是的，是的，来访者纷纷附和，语气诚恳。班波若用感谢的眼神环视大家，比摄像机“摇”的速度慢得多，仿佛这个事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也改变不了。今年七十岁的班波若到以后咽气那天，最后一眼看的是他家窗前的沃森花草原。那也许是在六月，大朵的、雪白的芍药花开在如同堆了一堆马鞍子的山坡上。过了小满，黄翅的鸟飞回来了，带回来绿翅的鸟。草地上的白雾在早晨四点多钟有覆盖膝盖那么厚，然后一层层变薄，野兔在雾里奔跑，谁也不知它去了哪里。当然，班波若告别人世的时候也许是冬天，大雪把马鞍子似的山峦压没了，大地因为堆满积雪而显出笨拙，而有炊烟透露牧人的生机。我们不能提前为班波若的离世设定季节与时辰，他的

白头发还不到全部头发的三分之一。今年春季他还参加过村里那达慕大会的摔跤比赛，被会场的广播喇叭授予“像山峰一样纹丝不动的摔跤手”。当时会场上的男女老少全都听出了这个称号里的讥讽含义是“没有动作的、不主动进攻的摔跤手”，众人哈哈大笑。

班波若坐在沙发上。他背后挂着牛车车厢那么大的镜子，陪我采访的乡干部贺西格、楚鲁、谢日哈达等人都反射在镜子里。他们手端吃饭的花瓷碗喝奶茶。奶茶烫，人喝进嘴里前发出很响的声音“咻——”，用吸气为茶降温。这个人端起碗，“咻——”，放下。那个人端起碗，“咻——”。班波若撩起裤子，用两只紫红大手的手心在膝盖上旋转，仿佛他的双腿可以在地下钻探出石油。他愉快地看着窗外的草原。没经历过游牧生活的人理解不了牧人何以长时间地注视空寂无物的草原，那里只有草和看不清的风，一如古代时分。汉人看东西，一定被“动”的东西吸引，比如驶过去的一辆车，或一座房子，或一个人。蒙古人看到的是寂静。人在寂静里面看到了什么？这真是难以回答的问题。寂静，当云彩也不流动的时刻，牛群和羊群不知在哪个山坳里吃草。看不到河流的奔走，看不到孤单的鹰在太高的天上盘旋，草原上有什么？如果风来，贴地的野花会使劲躲闪，摆脱风的捕俘。风把草吹出浅绿带一些灰色的后背，这些后背像水里的鱼，一条挨一条钻向远处。远处是深不见底的草的大海，有旋涡和浪头，散发潮湿的腥气。如果没有风呢？草原是寂静的。当我再一次写下“寂静”这个词，有一些无奈。因为我们不知道寂静是什么，我们约略知道城市的拥挤，比如地铁和电梯里的拥挤，还有微信朋友圈里的拥挤，我们在心里放不下“寂静”这个词，面对寂静就进入无智状态。寂静藏伏在班波若家的窗外，绵延数十里。草原虽无中心，却朝四面八方绵延。在它与天空接壤处，地平线仿佛在绿色中蠕动。蓝天在这里并不宽广，它像一块帘子挂在草

地上空，帘子上晾着一串串白云。白云排列拥挤，索性从房子顶上穿过去。越过屋顶的白云在班波若的房后延伸。如果东边的云朵是小朵的云，像庙里大门上画的祥云，这一天的云朵都是小朵的祥云。一朵与一朵之间有缝隙，露出天空帘子的蓝地子。如果这一天的云朵像火车一样绵延不绝，这一天天空上都是这样的云。这种云反光强烈，边缘现出银色。好多银酒杯在天空干杯，酒晃出来化为雨水——神喝的酒被风梳理为丝线，到地面也没什么度数了。我们所看见的大地寂静无声，其实它正热闹呢。野蜂短小的翅膀在为花朵扇风，几乎所有的野蜂见到花都撅着屁股飞行。它的脑袋像烧焦的柴头一样发黑，盯着花念诵它所记得的所有咒语。其格秋亥，别日秋亥——这是蒙古语中小鸟的名字——从空中毫不犹豫地冲进草里，不知草里有哪一样它们喜欢的珍宝。你还会看到，其格秋亥、别日秋亥从草里笔直地飞上天，像有人用弹弓把它们射了出去。它们去了哪儿？雀鸟一天要飞多远的路？

那些蚂蚱从这株草跳到另一株草上，似乎大地被洪水淹没了，草是江洋中的一条船。蚂蚱们架着像伤兵拐杖那样高高的长腿，腿在很高的地方折为两节。谁有这样的长腿，谁就会不由自主地跳高。蚂蚱一跳凌云，再跳凌云。它在空中俯瞰大地那一瞬，欣喜不可名状，草们原来这样渺小，野蜂如此渺小，蚯蚓更是不可名状。蚂蚱一瞬度过了多么豪迈的一生。这不过是泥土上小虫的世界，班波若从来不想这些事，他的目光像鹰一样盘旋，先是抓住远处那棵乌日勒（山丁子）树。他小的时候，这棵孤零零的乌日勒只有拇指粗，现在长到了车辕木粗细，还是孤零零的。太阳从没有山峦阻挡的东边的地平线上冒头时，乌日勒树拖着长长的尾巴，像骑马的人的披风拖到了地上，天知道它怎么活过了六十多年。如果干旱，乌日勒树到哪里找水？谁都知道它不会迈开脚步去山南的乌力吉沐沦河找

水喝。雪如果下大了，从头一年的十二月到第二年的四月都不融化，乌日勒树包裹在冰雪里，它还能活。四五月份，天气暖一下冷一下，大雪上面结成冰壳子，乌日勒树被这层冰裹着，有时候裹住半尺厚。谢天谢地，终于到了六月。六月是太阳说了算的月份，除了石头和土，万物都在生长。乌日勒树长出椭圆形的小叶子，新长的枝条从黄褐色慢慢变成红色。乌日勒树的叶子虽然稀，但它有好看的白花。谁也不知道这些白花是怎么想的，后来慢慢变成浅红，有一些变得艳红，你要充当多少种花呢？当然乌日勒花有的白到底，像装酒的白瓷瓶那样白，像被牛奶泡过的花。乌日勒树到秋天要结山丁子果，牧民说到这里要咽一下唾沫。山丁子果为黄色或红色（咽唾沫），酸哪！真是酸（咽唾沫），解酒。

“嘉！”村支书贺西格说。“嘉”是蒙古语中表示“恭敬”的发语词。我们已经喝了很长时间的茶，到牧民家里，进屋就说事不仅唐突，而且不礼貌。说话时没有一个发语词也不礼貌，牧民们认为只有小偷才急到连发语词都不说的状态。那么，“嘉！”贺西格说道，“鲍尔吉巴格西帖，乌力格尔黑勒且！”这句话是事由，也是村干部领我到这里来的缘由，翻译过来是“请把故事告诉鲍尔吉老师吧”。

“亚门日，乌力格尔？”（什么故事？）班波若疑惑地问。

“达不思驮间涅的沃其日。”（运盐的事情。）

“亚门日，达不思乃沃其日？”（什么样的盐的事情？）

“噶林沃其日。”（火的事情。）贺西格说。

“噢——”班波若眉开眼笑，“噶拉乃沃其日，嘉，嘉。”（噢——火的事情，是的，是的。）

他们一起笑着，眼神里表示那都是遥远的事情。班波若用左手食指蘸一下舌头上的唾沫，按在右手背上细小的伤口上，说：“必，噶林督休。”（我，是火的弟弟啊。）

“提默，提默。”大家附和，“塔包勒噶林督。”（是这样，是这样，您是火的弟弟。）

我觉出火的弟弟是一个尊称。关于火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必宝勒噶林督。”班波若说，“我是火的弟弟。”

班波若是孤儿，他的父母在鼠疫中丧生。班波若当时只有一岁，住在巴林右旗姥姥家，要不然也会在这场疫病中失去生命。那是在一九四七年冬天，班波若的父母去乌兰浩特看亲戚，当地鼠疫盛行。“盛行”的含义是说：这场疫病在人类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出现在这个角落。如果哪家早上房顶没冒炊烟，进屋看，一家人横躺竖卧全死在炕上，像中了毒气一样。老百姓不知这是什么病，有人吃着饭，突然吐血，死了；有人走着路，倒地死去。但死于鼠疫的人一定接触过其他感染肺鼠疫病的患者。班波若的父母行路口渴，到路边人家找水喝，不过几分钟时间就感染了鼠疫，他父亲坐在路边死去，他母亲被苏联防疫部队的军人抓进车里，肯定也是死了，有人说这部分感染者被烧死了。班波若长到两岁的时候，他姥姥去世，不是鼠疫，而是被洪水冲走了。那时，人像树叶一样，在风中飘着飘着就没了。班波若小的时候站在山脚下看树叶被风吹散，无形的风在盛大的秋天把叶子从树上摘下，送到四面八方。树叶被河水漂走，烂到泥里。树叶子什么时候能回到枝头相聚？这是永不可能的事情，树叶子有来生吗？它们的前生是什么？是树叶子？而来生也是树叶子吗？有好多蒙古歌写孤儿的悲苦，说母爱是人的童年中不可或缺的巨大财富，孤儿偏偏没有这笔财富。孤儿眼里看到的大山边上有一座小山跟随，草原上的大树边上有一棵小树。在他的眼里万事万物都有母亲，唯独孤儿没有。下雪了，大山披着厚厚的白毡，小山也披着同样的白毡。山和山在毡子底下手拉着手。孤儿呢？

你是哪里飘来的露水，  
风把你带到什么地方，  
露水的身体是一滴泪水，  
太阳出来，你就飞走了。

蒙古人最心疼世上的孤儿。他们不允许孤儿到井边打水，不允许他在夜晚放牧。他们看到跟在母马后面吃草的小马驹，看到在母羊身边玩耍的小羊羔，会说“霍日嗨”（可怜般的可爱）。班波若从小就看出世界的孤独。人间有舅舅就有舅母，有叔叔就有婶子，可自己无父也无母。在村里，他并没有父亲和母亲的亲属，他的叔叔大爷、舅舅姨娘都在遥远的通辽，都在那场鼠疫里丧生了。鼠疫是班波若后来才听到的事情，他不怎么相信父母之歿跟老鼠有关。老鼠——在黄土里打洞的贼头贼脑的东西会把人弄死？它们会施妖法吗？如果老鼠不会施妖法，怎么能让行走中的壮汉一头栽倒死去呢？怎么会让两个碰酒盅喝酒的男人第二天死去呢？那时候，老鼠藏在哪儿？它在做什么？是在灶坑前做手势或眨眼吗？

班波若从小会做饭，会缝衣。他比别人更懂食物的珍贵。村里的人们来到他低矮的小房子里，从裤兜里掏出米，一把米，两把米，金黄的小米在乌黑的锅底滚动，可以做一顿粥。人们用喝茶的小茶缸送他十多个酸涩的山杏。山杏引发的口水咽进肚子里让胃里更饿。人们送给他一口袋榆树叶，那是一个装四胡的细长口袋。他吃过野兔肉、黄羊肉，吃过土，吃过被雨水泡软的窗框，吃过被丢弃的马笼头。小时候，他每天想，云彩能不能吃呢？如果云可吃，怎么能够把云弄下来呢？他给别人放牛羊，村里七八个人指着自家母牛和母羊说，它们明年下了牛犊（羊羔）就送给你。第二年，那些牛羊产犊产羔，成了班波若的财产，但他太小，放不了这些牛羊，

还由原来的主人替他放牧。一度，他成了村里牛羊较多的人之一，但这些牛羊在合作社运动中全被充公了，他依旧是孤儿。只是，他放羊或者干完其他活计回家时，家里的炕上，或许是锅里放着米和干粮，不知是谁放的，不是一个人放的米和干粮。在牧区，没有孤儿会饿死，除非这个村的人全饿死了。

班波若像一棵山丁子树那样拧着劲儿长大了，脸上带着凝固的表情，好像是春天的冻土。春天，地里虽然已经有草芽膨胀，但地面上覆盖沙土和枯枝。十二岁那年，骑着一匹雪青马的阿穆尔来到他的家。阿穆尔一进门，他宽阔的肩背就把门外的星光都挡住了，当然班波若的门很小，房子也很小。阿穆尔说：“咱们不如到外面谈吧。”班波若用木碗盛上刚煮好的玉米粥，跟他走出去。阿穆尔把双手放在马鞍子上，隔着马对他说：“你去拉盐吧。”到锡林郭勒的额吉淖尔湖，要走一个月。班波若回答了，他手里端的粥碗的热气如魔法一般飘上去，像夜空里有一个东西在吸这些白汽。白汽没等飘一尺高已经融化在夜色里，雪白的星星趴在跟阿穆尔肩膀成一条直线的夜空上，他的脑袋挡住了七八颗星星。他问：“拉盐？怎么拉回来？”阿穆尔说：“用牛车。”班波若说：“好。”阿穆尔说：“你明天哪儿也不要，在家里等。”

阿穆尔所说的“明天”其实就是几个小时之后，在后半夜三点的时候，有人拍班波若的窗子，这是拉盐的人。班波若爬起来，没穿衣服，因为他从来都是穿着衣服睡觉。蓝裤子是哈萨大婶给的，提前在膝盖部位补上双层的黑条绒补丁，屁股上是更大的方形的条绒补丁。他的外衣是一件红秋衣，被汗沤出好多网眼，颜色变成在汤里煮过的红萝卜的色泽。他跑出去，门也没有关。他还在梦里，梦里面他骑一匹马陷进了沙子，他抓起马鬃提马但没起作用。做这些事都不需要关门，也不需要开门。

巴拉珠、博迪、扎格米、仁钦，还有索跃乐，他们全站在牛车边上，像一堵被雨水淋湿的黑黑的土墙。仁钦递给他一件棉袄，班波若穿得跟他们一样厚了。然后他坐在仁钦的牛车里，这是打头的车，有柳条编的车篷，车里还有棉褥子。仁钦这辆车后面拴着十多辆牛车，这是他天亮才看到的。车的形状看不清，牛的角像弯弓一样在夜色里留下剪影而已。木制的勒勒车在草地上行走，没有任何声音。仁钦的车后面即使拴一千辆车也没人知道。

这是六月。六月的草原如同一个少女，它的一年就是一生。六月的鲜草好像是姑娘们前额和颈上的头发，蓬勃而柔软。在六月，河流在夜里白亮地流过去，甚至映出月亮勾勒出的白云的轮廓。夜河装载着云影巡游，夜空该有多么清朗。土地从五月开始膨胀，到六月，泥土已经厚实了很多。土像人的肉一样，会长，也会枯瘠。它们在冬日的暮年全都瘦了。汉诗称“山穷水尽”，或者“山寒水瘦”，这都是得道的话语。水最瘦莫过于初冬，水还是那么多，但膘都没了，失去油光和润气。六月土多，如少女的丰腴，胖不厌人。这时节一切都在生长啊，生长。连小石子都从土里钻出来凑热闹。每一株草都往肥阔里生长，叶叶不败。河水挤满河床，喧哗放浪。你看河床的表情如相亲一般，等着坍塌，等着跟水奔赴远方。好东西都在远方，远方如果没有你要找的东西，那一定在更远的远方。六月的河水丰满而且轻盈，河里的水草如大辫子一样梳起来。白色、黑色、褐色的石子在河底像点心一样摆起来。腥味来了，这是六月的河水的身体的气味，是生殖与养育的气味。人的鼻子觉得它腥，而土地水鸟闻出了甜美。水鸟们，你们像被猎枪击中一样栽进河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飞上天空，喙里多半叼着一条匕首式的短鱼。班波若坐在仁钦的牛车里，他的脊背对着仁钦的脊背，面向后面的牛车。仁钦的牛车是头车，双牛索引，蒙古语叫“手的牛”。后面车辆

的牛笼头拴在前车的后厢板上，一辆接一辆。班波若撒尿的时候数过，一共十一辆。“手的牛”后面一牛一车。车队遇到沙丘拐弯，班波若才看到这队牛车的长度，黑黑的剪影贴着地皮行走。高的牛和矮的车看上去很奇怪。迈着大步缓慢行走的牛，犄角拢成圆形，背景是欲白未白的天空。班波若想，这太像做梦了。除了牛脖子上的铜铃声，没有其他声音，六个人都没有声音。天空上的金星越来越大并亮，仿佛代替月亮为牛车照清道路。其实不用，天从四周的地平线白了，像一支画笔在地球和天空之间画出了界限，黑夜自此时逃离。蹲在浅白沙地上的芨芨草露出了轮廓。起得太早的鸟儿匆匆忙忙飞过头顶，飞得很低。这是班波若没来过的地方，灰绿色贴地生长的植物盖不住沙子。沙子被风雕刻成矮的悬崖，或一个个坑，如颓圮的古代城墙。

仁钦停车，后面的牛车都停下来，像沙漠上一具松松垮垮的龙的骨骼。大伙把牛卸下来。仁钦把四五头牛的缰绳放进班波若手里，抬胳膊指五百米外长着一棵松树的沙丘说：“那个后面有水。”天亮了，芨芨草上的露珠闪着机灵的光芒。蜥蜴爬两步停下，仿佛等着人去踩。班波若不会去踩蜥蜴，就像他不去打燕子，不捉蚂蚱一样，这个蜥蜴或燕子如果是母亲，它死了，它的孩子就成了孤儿。可是，仁钦怎么知道独树的沙漠后面有水呢？仁钦是拉盐队伍的首领，叫“火的哥哥”。他掌管走路的路线和驻留的地方。这是了不起的本事，黑夜里或骄阳照射的白天，牛车走在茫茫的草原上，唯有仁钦认识路，而且，他知道哪里有水，供人和牛饮用。在后面的日子里，班波若发现仁钦的智慧来自大自然，你看他小小的、被皱纹包裹的眼睛会观察到许多东西。那个生长着一棵孤独的亚西勒（鼠李）树的沙丘后面，有小鸟盘旋飞翔，这必定是水源地。也许，仁钦并不认识前往锡林郭勒的额吉淖尔的路，是“手的牛”的双牛认识路，这